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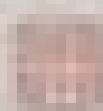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香

楊文



祝

先

集

旦

生

亦

隱

遺

齊

傳 海寧縣志理學傳

祝淵字開美舉崇禎癸酉鄉書壬午計偕北上值左都御史
劉宗周召對面諍落職淵上疏言憲臣清剛宜留之以肅吏
治上以其諸生言事下部議處淵謁宗周宗周謂之曰子之
爲是舉也無所爲而爲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乎淵聞語不
覺自失曰先生名滿天下淵誠恥不得與爾遂北面稱弟子
宗周每抑其過使之鞭辟近裏著已淵由是躍奮師門一言
一動皆籍記之同舟南下著師說一卷尋奉旨逮問究其上
書指使淵抗聲不屈都城陷出獄友人吳麟徵將殉國難待
淵訣別而死淵扶喪南返南都建淵復土書投獄詔釋之已
聞宗周不食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先師死淵何敢生乎或曰

子諸生也曷以死淵曰諸生非上書之人名之所在攘臂而
先之草莽有無逃之義害之所在縮首而避之何以見魯衛
之士乎於是葬其母畢作絕命詞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
其宜謂之義嗚呼學道有年麤識義理吾何求哉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遂卒時年三十有五

癸丑五月初九日鑑下邑後學陳乾錄北面稽顙于

先生以其端圭言準下將黜毀賊宗風宗風謂之曰千之
國宗風各據而竊蔡邕謂士無言議則宗風頹矣陷之以無
道則字開美舉崇顏笑西應書王平指魯北土論空諸
事

祝子遺書序

吾友祝子開美在戴山之門最稱好學有庶乎回也之歎惜其死踰顏子亦止三歲耳力學未究而遽死國變天之將喪斯文乎何奪吾開美之速也顏子不死匡圍曰子在何敢死而甲申三月之變先生在籍可未死開美亦忍死歸侍先生乙酉五月之變先生開美皆在籍未死六月徵書及先生先生死薙髮之令至吾寧開美亦死率顏子從匡之義也開美之學尙實踐以知過改過爲功以兢兢無負其本心爲要本心者道心也開美所造雖未可云精一執中之學然以開美之志與其力假之以年於精一何有哉而天使至此故可痛也開美生平大節世所傳誦者曰一疏留先生一再擬疏擊

執政焚冠袍惟恐其浼已葬母結帨惟恐死之不速之數事而已而確之重開美又不在此開美亦惟兢兢無負其本心以庶幾寡過之學者而非徒爭此區區之節者也故其焚巾衫之卒章曰一朝夢覺吾還吾真曰惟義不干吾心則安曰庶幾乎頰叩之無媿而造次之必端者本心之言也歸囑之二章曰書生今集作諸生非上書之人名之所在攘臂而先之草

莽有無逃之誼害之所在縮首而避之此狗彘所羞爲予不再計矣本心之言也亦豈惟一二章之文而已由是而益推之謂祝子遺書無之非本心之言其可也或曰藪山先生以慎獨爲學而吾子序祝子之書單提本心二字其母乃廢先生之訓矣乎曰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慎獨者兢兢無失

其本心之謂致良知是也先生答祝子初見問學書曰道不遠人只就日用尋常之間因吾心之已明者而一一措諸踐履便是進步曰如今日驟遇期喪自是本心迫切處不肯放過卽與之制服制禮何等心安理得外此更求道乎曰心所安處卽是禮所許處曰惟大節目不可不自勉亦只是時時挑動良心自有不容已者此先生之教也亦寧惟初見之言而已由是而益推之謂先生之言無之非發明其本心之學其亦可也使學者讀先生開美之書而興起焉人人無負其本心而益加之學則是天之未喪斯文而虞廷精一之心將復有傳於今後也戊戌夏開美之伯子鳳師手輯其先集並所傳述先生之言見示確削其十七爲鳳師之家藏而梓其

十三以問世期以發明心學而止又多乎哉丙戌之夏予一
病幾絕懼不復生也亟起爲開美傳略盡其平生而昔者澈
湖吳仲木所述祝子遺事已極詳茲不復道因論其本心
之學以遺鳳師兄弟俾知先學之有本益相與反求諸心以
孳孳寡過而世其家學焉則今者吾鳳師汲汲惟遺書之輯
也又豈惟遺書之輯已哉己亥二月花朝同學弟陳確拜書

敬璋案是篇爲先高從祖乾初公所作以序祝子遺
集者也而今本尙未之載豈公作之而不以遺祝氏
歟抑祝氏纂輯遺集而偶失之歟己酉夏日校訂乾
初公集而得之亟錄卷首以爲讀是集者之津筏云

月隱先生遺集卷一目錄

問學錄

上劉先生書

先生答書 又書

答先生書

先生書

答先生書

三

上先生書

四

上先生書

五

先生答書

上先生書

六

先生答書 又書

上先生書

七

先生答書 又書

上先生書

八

先生答書

上先生書

九

上先生書

十

先生答書

上先生書

十一

先生答書 又書

答先生書

十二

論學二條附

上先生書

十三

先生答書 又書

答先生書

十四

月隱先生遺集卷一

海寧祝淵著

後學陳敬璋重校

問學錄

上劉先生書

遺書題云開美初見先生問答語一通

敬啟淵質性懦鈍無所知識閒聞先儒論學有謂先從靜中養箇端倪纔有商量有謂必先研會書籍繇博歸約不知靜中工夫從何下手養箇端倪是何景象所謂研會書籍沒箇主腦何異近日五經笥如何便能歸約竊謂學者不須專靠文籍亦不求必講求性命虛摹光景祇就視聽言動四者勉強簡制減得一分過差便是一分得力如此立志得不錯否然又深恨庸鄙者流動託中正便其私圖忠孝節義之場一

往而過古有其人若必裁度事理便屬轉念從來人品未有不爲轉念所敗者夫子何以命之至如科舉之業其意主於揣摩迎合充此一念卽爲患得患失之根若徑行己意則有必不得之數高蹈近於安忍拯溺萬無可爲隱顯之際可微商乎若禮教蕩失吾省下三府爲甚執親喪不異平日遇骨肉如肅賓客淵昔遭三喪違禮疚心莫可殫悉今有志砥俗嚴其大端寬其小節如期親之喪張樂不可歲時小集可平食息如故可乎儻嫁娶及時更有萬不得已之情權舉之可乎又家禮云適母無子有子之妾可耐此就長子言也長子之生母可耐次子之生母將何如有親喪服旣除或拘牽時日或因擇地遲久不葬易服宦游可乎如祭享之禮有先世

相沿而祀典不載者沿之則悖禮革之則戾祖又如浮屠不可用而父母或篤信之用否當何如且有兄弟之齒或長一二年者或長一二十年有撫字之責者拜跽抗一作執禮無稍異乎如此類未能縷悉謹述鄙懷所深疑而難安者上質之夫子幸明示焉語意瑣褻望卽於來啟批答

先生答書

此道本不遠於人學者只就日用尋常閒因吾心之所明者而一一措諸踐履便是進步處且不必向古人討分曉也卽如今日驟遇期喪自是本心迫切處因此發箇哀戚心不肯放過卽與之制服制禮何等心安理得此外更求道乎繇此而推則所謂三年之喪期功之制祭祀之節家

庭拜跪亦皆以是心裁之而沛然矣心所安處卽是禮所許處其閒有古今之異宜有鄉風之沿習固未可一概膠柱而鼓瑟也惟大節目處有斷然從之則人違之則獸者不可不自勉亦只是時時挑動良心自有不容已處便只得心安意肯去做此外別難著力也流俗之病錮盡鄉人鮮得自拔只爲胷中所見仄小所謂小人人小丈夫不合小了它纔肯開闢見地便當稍有立腳處其閒又有立異以爲高者若全不向見地討分曉而但較量於清濁之閒以去彼而取此則雖稍能立定腳跟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況又有墮落一邊而不自知者其弊又將有過焉者乎總之人心本無不明轉爲一種習聞習見遮蓋著重重容易

不出頭所以措足都差世人靈魄相搏都向暗地裏過日子者多此處發箇猛省便當一日千里也讀手教訖趁此書後小瀆爲罪友人某頓首

期喪百日内飲食居處宜變於常日此外通融可也若嫁娶亦須既葬方以不得已行之

案此段今本接於小瀆爲罪句後茲從遺

書元本低一格別錄

先生書

遺書爲第一札陳氏注開美再疏欲彈姦輔周延儒先生走此札止之

不虞得譽遂屬千秋此道因緣真有天作之合者不佞敢謂少有當於知己惟是晚年進步端有望驂騮之影而恐後者矣迺者驟得人言致以質疑不知己蒙許可胷中塊壘之氣怡然冰化否耶浮氣病心浮名害道僕亦過來人

不可不苦口相告卽如古人最磊落者所謂陳少陽其人
然以聖門視之猶然暴虎憑河伎倆況後人之學識萬萬
不及少陽而妄慕邯鄲之步多見其不自揣矣且足下豈
以前日之舉爲失之誤不免傷知人之明未可千秋遂不
恤再有奇舉旣以蓋前愆又以垂後名便作堂面男子耶
審若此則一團私意已如魑魅罔兩之不可測又何以自
信於道終能高視闊步於人閒乎嗟乎人心之病於私也
如千尺浮雲頭頭難撥凡人之認賊作子而誤盡一生者
往往而是不然古人一生學力說惟精說擇善當在何處
用也伏望急整歸裝儻終蒙不棄得相尋於雲門鑑湖之
閒爲幸多矣惓惓仲升處有詩稿一帙并原旨一帙皆乞索